

戲劇小叢書之十二

姐 妹 比 賽

白山文工團集體創作

趙 玉 秀 執筆

丁 建 章
李 奎 英
呂 長 征

配曲

寧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北書店遼寧分店出版

戲劇小叢書之十二

姐 妹 比 賽

白山文工團集體創作

趙 玉 秀 執筆

丁李 呂 建奎 章英 征 配曲

遼寧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編
東北書店遼寧分店出版

姊 妹 比 賽

編輯者： 白山文藝工作委員會
出版者： 東北書店遼東總分店
發行者： 東北書店遼東總分店
印刷者： 遼東總分店 印刷廠
經售者： 各 地 東 北 書 店

1949.5. 1 —— 3000

基本定價： 75 元

姐 妹 比 賽

人物：劉桂英——廿歲，潑辣能幹。

劉桂蘭——桂英妹，十七八歲，活潑愛打扮。

劉老太——其母，五十餘歲。

趙生產委員——桂英未婚夫。

于貨郎——桂蘭未婚夫。

時間：陰曆五月初，播種後，至六月末，掛鋤時。

地點：遼寧某村。

第一場（五月初在某村街上一過場）

〔幕啓：于貨郎挑着担子，手拿搖鼓上〕

于：（喊）賣花祺布，黑斜紋，花布頭子，還有香草油生髮油，雪花膏！

（快板）貨郎擔，擔在肩，走一步，顛一顛，擔子裡的東西樣樣全，花布頭、花花線、洋襪子、小手絹，一樣就能賣幾千。

（喊）賣布啦！

（快板）喊的響，走的歡；撥弄鼓，響連天，東街走西街竄，喊出個人來把東西換。換苞米，換雞蛋。現錢交易更好辦，我的貨色樣樣好，我的東西樣樣賤。

（白）：我頭好幾年就倒動這個買賣，賣個布啦，手巾胰子啦，針頭線腦的。反正人口也不多，就養活一個老媽，一天掙的够一天用。俺家就在前面那個村，離城也近，才三四里地，上城辦個貨也挺方便。在城裡辦完貨就到眼目前這幾個村子賣賣。我出來半

天啦，再到前面去看看。（走了兩步忽然停下）
噯！前頭是俺老丈人家，到他家門口我得快點走，
免得見了面怪不好意思的呢！（快走下）

〔趙生產委員舞上〕

趙：（唱一曲）晴天高高颳南風，河開冰化陽氣升，
清明一過忙種地，翻過了渣土播上種。
春雨下過出太陽，照耀遍地亮堂堂，
苗見陽光長的旺，芒種過去把地翻。
今天耕種自己田，深深耕來細細翻，
精耕細作收成好，多打糧食吃飽飯。
我是咱村生產委員，更得起來帶頭幹，
只要大家生產好，豐衣足食我心喜歡。

（白）今年老百姓的生產情緒可真高，鷄叫二遍這互助組就一塊下地去啦。這地裡活要輕，就搞副業生產，有的紡線，有的跑海，幹什麼的都有。我是咱村的生產委員，更得積極帶頭，大夥要有個生產好經驗啦或是困難、顧慮什麼的，我就得趕快給辦辦，這現在地裡的苗都長那麼高，快要喂頭遍糞啦，合作社又來了一批硫安，預備喂糞時好用，我去問問大夥買不買，多買點硫安秋天好多打糧。（往前走）哎！前頭是俺老丈人家，我先到他家動員動員。

（唱一曲）人無糧吃沒力量，馬無外料不肥胖，
苗兒沒糞長不強，地裡沒糞不打糧。（下）

第二場：（在劉家）

〔劉桂英手拿一筐線穗舞上〕

英：（唱二曲）五月裡來暖洋洋，解放區的生活過的強，
燕子在樹上喳喳叫，莊稼人在山上把地鋤。
火紅的太陽上了山，俺家分了好地一天半，
早起貪黑細侍弄，閒時還搞副業生產。
媽媽養雞多下蛋，我和妹妹多紡線，
五月端午快來到，拿到集上去把錢換。

（白）俺家就三個人，幹活可一個強起一個；地裡活幹完啦，咱就搞副業生產。一冬天俺三個人紡線織了兩個布，還剩了這二十來個線穗，快過五月節啦，想把這些線穗，再加些個雞蛋，到城去賣賣。
（向內）桂蘭！你快點把雞蛋拿來呀，看天都快晌啦。

蘭：你着什麼急，（一邊擺弄着衣服邊上。）

英：你看天都快晌啦，還不快點，你拿那筐雞蛋查沒查？有多少？

蘭：查啦，一共是二十個雞蛋，十五個鴨蛋，還有六個鵝蛋呢！

英：一共就這些？

蘭：我留了十來個，留過節時好吃。我還挑了三個大鵝蛋，等五月節早晨咱三個一家一個大鵝蛋。

英：噯！快走吧。

蘭：（唱二曲）雪白的雞蛋滴溜圓，我家小雞養滿院，

英：（接唱）滿筐雞蛋心高興，拿到集上把錢換。

（合唱）雪白的雞蛋滴溜圓，生產辦法千千萬，
只要咱們肯下力，生產發家真不難。

蘭：（忽然想起）噯！姐你說咱一個雞蛋賣多少錢？

英：和上回一樣吧，一個雞蛋一千五。

蘭：現在又漲啦，一個雞蛋都得賣兩千啦。咱這回也多賣倆錢，回來好多買點東西掙回來。

英：買什麼？

蘭：我想買塊花布，再買盒粉，

英：買那些玩藝幹什麼？臉擦不擦粉怎麼的，省子那個錢吧！

蘭：好過節啦，還不讓人家買朵花，買盒粉呀？

英：你知道咱紡那麼點線，賺那麼幾個雞蛋不容易呀，有啦錢可不能亂花。

〔外面傳來搖鼓聲〕

蘭：（聽）噯！來貨郎啦，我這就買，沒有錢我拿雞蛋換，
（邊喊邊跑出門，下）

英：你別去啦你別去啦，（追下）

〔蘭上，于亦上〕（貨郎與蘭相遇，二人都難爲情，這時英上）

英：（見貨郎是妹夫）妹夫，你來啦，快到屋坐。

于：（見桂蘭自己也難爲情的無話可說）你們忙什麼？

英：沒忙什麼，她想買點東西。

蘭：（難爲情的）俺不買啦，俺不買啦！

英：（對蘭）你看看人家都來啦，買就買點吧。

蘭：俺不買。

于：你們要用什麼就來挑吧，這也不是外人，（拿箱子）喜歡什麼來拿吧。

英：我倒不用什麼呀（對蘭），你想買就挑點去，還封什麼建，這從五歲就『葛』的（訂的意思）娃娃親，從小還

住在一塊撿糞拾草的，到現在大啦還會害臊啦，你看大妹夫多好，人家一點不封建。

于：（難爲情）噯！俺大娘上那去啦？

英：在後屋，我去招喚去（對蘭）你快買吧（跑下喊媽）。

于：（含羞）你想着用什麼？

蘭：（吞吞吐吐）你！你都有什麼？

于：你來看看，什麼都有。

〔蘭剛想去看，英在後偷上笑，嚇住蘭〕

蘭：（害臊）你看大姐你吓死人家啦！

媽：（上，親切的）你來啦，什麼時候來的？

于：我剛來，你老忙什麼啦？

媽：沒忙什麼，你進來坐坐（拉于），買賣還不離？

于：湊付事，你們要用什麼就拿去使喚吧，

英：桂蘭，你不要買粉嗎？

蘭：俺不買。

媽：要想之買就買點，你看那個樣，快過來，買什麼我給你錢。買誰的不一樣，買他的省子錢叫別人掙去。

于：還要什麼錢，我的東西也不是外人的，

媽：那，那好，管誰的東西也是本錢來的。

英：桂蘭，你跑那尋思什麼，快點呀。

蘭：去你的！去，

〔趨上〕

蘭：姐夫你來了。

趨：（對于）噯！你什麼時候來的？老子！

于：剛來不一會。

蘭：姐夫來啦，大姐你還會不用說人家啦，你也（將姐拉到

一邊)別封建哪!你還是姑舅『葛』親,從小就在一起拾草撿糞的,還有什麼磨不開的?大姐,你快說話呀,說人家的時候小嘴巴巴的,這回叫你說,你說呀,你說呀,你說呀!

英:說就說。

媽:你們倆到一塊就鬧,(對趙)你今天怎麼有空來啦?

趙:我是來問問你們換硫安不?合作社這回又來了一批硫安,你們多換點吧,喂頭遍糞時把它喂上,地要喂上硫安勁氣可大呢。

媽:怎麼個換法?

趙:和上一回一樣,一斤換一斤。

英:(對媽)咱拿雞蛋和線換行不?

媽:(對趙)那行不行?

趙:行啊,你們把雞蛋和線合上價錢。

英:桂蘭,咱那些雞蛋和線,就不用上城賣啦,咱換硫安得了。

蘭:那不行,咱就剩這麼十啦斤綳穗,若都換了,咱就不換點別的啦。

英:還有什麼可換的?

蘭:你忘了,我頭先對你說的,花布、花線、粉,亂七八糟的有的是。

英:那些東西也不是正用的,有沒有都可,咱還是換硫安種地要緊。

蘭:也不能廣顧地就不顧人啦。

英:也不是沒有衣裳穿,過節還非做件新衣裳幹什麼?

蘭:要不怎麼叫過節?

于：你們過節要想用什麼，我這有你拿去。使換吧。

英：過節穿穿帶帶不算要緊，還是換硫安種地要緊哪，

（唱三曲）做買賣要有本，種地要下糞，

本錢多了利息大，種地不上糞是瞎胡混。

蘭：過去咱窮日子難又難，穿的帶的竟破亂，

如今窮人翻了身，穿穿帶帶理當然，

英：（接唱）咱們有吃又有穿，不白浪費一文錢，

莊稼人種地要合算，省吃儉用換硫安，

趙：（接唱）一斤硫安一斤糧，硫安下地有力量，

硫安好比一股氣，吹的莊稼壯又壯，

蘭：這些道理我了然，買粉不能誤生產，

早起我紡了一會線，就掙下了買粉的錢。

英：（白）你說的竟是……。

媽：別爭講了，你們倆都有理，地不下糞不行，這買個粉實個花也不算大花銷。

于：自古就有這個規矩，到年到節都穿上件新衣裳，擦個粉帶個花，你們過節要想用什麼你們就來拿吧。（邊說邊打箱子拿出布來，）這八尺『花胡綢』怎麼樣？這是雙妹牌香粉。（把布粉都遞到桂英手裡）現在咱也翻身啦，也有錢啦，咱不穿新的誰穿新的。

英：你說這話不對呀，咱翻身不是講穿的新不新鮮，是看你有沒有能耐，生產好不好。

蘭：我這也不能就誤幹活呀。

英：你不買硫安喂地，莊稼長的就不好，這不就頂幹活不好？

媽：別吵啦，要買點粉就買點，一個姑娘家打扮打扮不算什

麼！

英：穿的飽飽暖暖就行啦，要打扮那麼幹什麼？有那個錢是不是能買好幾斤硫安，這些硫安下地是不是又多打不少糧！

蘭：我比你會計劃，我上雞糞，豬糞也不比你少打糧。

英：我也一樣上雞糞豬糞，打糧更多了，你花那個錢打扮那麼漂亮，那不成大肚子鬼的姑娘啦？

于：這怎麼說的，你們買，我不要錢哪！

蘭：好，你罵我！你說我是大肚子鬼，你罵我呀，（大喊）好，你罵我，我非買不可！從桂英手把布奪去（二人奪布，粉掉地上，媽來阻止，不讓吵）

英：我偏不讓你買！

蘭：偏買！

英：偏不讓！

于：這不是把東西『踢毬』啦嗎？（對趙）你快去給拉一拉，別讓吵了，這怎麼說的。

媽：（大聲）別吵啦，別吵啦！這真是『針尖對麥芒』尖一塊去了！誰也不讓服誰，這麼大的姑娘還打仗。

英：這也不是打仗，咱這是講道理嘛！

于：講道理可別拿東西撒氣！

媽：我看這麼辦，你們倆誰都紡線，自己都有錢，誰樂意買什麼誰就買什麼。

趙：對！你們倆把自己紡的線自己留着，樂意換什麼就換什麼，反正咱一個人半天地，你們倆生產就比比賽，看到底誰作的好，誰會計劃。

于：這個辦法我也同意，你們兩誰有能耐誰就使喚，到秋天看莊稼，誰莊稼好誰就有理。

媽：這可有一樣，誰也不能把地撿荒啦，只比以前種的好，
可不能比以前壞呀。

趙：對啦，生產比賽可不能存私心眼，比賽是讓你們倆一個
比一個幹的好，它們要幹好了還能推動別的婦女。

于：那就把東西分開吧，誰愛買什麼誰買什麼。

英：咱就把線分開，你六穗我六穗（給蘭）我換硫安，再加
上糞莊隊保證能好。（對趙）我換三十斤硫安，等我把
線秤好再拿去。

蘭：（把布拿去）我換布。

英：咱說話可得算哪，誰可不許打賴。

蘭：你不信咱找個保人來。

媽：我給當保人。

于：
趙：我們倆也是。

媽：對，等到秋天的時候找一天好日子你們倆都來，看看到
底誰好。（對蘭、英）你們倆好好幹着，誰要幹好了，
我把我箱子底那四塊大洋定給誰，那還是我年青時攢的
小份子錢呢！我活了一輩子啦都沒『割舍』花一塊，還
回誰得第一就給誰。

趙：看看誰第一！（唱一曲）

你們兩個爭第一，我送一隻大公鷄，

公鷄一叫天放亮，莊戶人家早下地。

于：我也送東西。（唱一曲）

我送這塊大花布，花布能够做新衣，

你們兩個好好幹，誰要贏了誰拿去。

衆：（合唱一曲）姐妹二人來比賽，比個誰高和誰低，

生產好比上戰場，到秋看看誰勝利。

第三場 （六月末在大道旁劉家地頭）

〔劉桂蘭手拿喂硫安用的小鐵桶上〕

蘭：（唱）三伏的熱天變了涼，秋風吹來穀穗香，
割完完畢快要掛鋤，今年的莊稼真正強。
春天姐姐和我挑了戰，看看誰的本領佔在先，
他的莊稼比我好，我到現在要丟臉。
自己心裡暗盤算，只怨地裡少硫安，
現在急忙想辦法，再把硫安喂上一遍。

（白）在割地時候，我和俺姐姐挑了戰，看誰的生產好，從比賽的那天起，到今兒，都有兩個來月啦，人家苞米長的『一赤赤』的，我的莊稼比往前倒還能強點，可是比俺姐姐的可就差老啦，眼瞅就掛鋤，掛完鋤就好割山啦，我趕不上他多難看哪。今天俺媽和姐姐都去『起地豆』去啦，我抽這功夫把這畝苞米地再上點硫安，好讓它快點長（埋怨自己），早知道我能落後，那時候怎麼的我也得上點硫安哪！（作喂硫安動作）

〔後台有吆吼牲口聲及人聲，生產委員上〕

趙：你怎麼現在才喂硫安哪！

蘭：你上那來姐夫？

趙：我開完會回家吃晌，你這是喂幾遍地？

蘭：兩三遍唄！

趙：人家都掛鋤啦，你才想喂糞，真是瞎子點燈，白費一枝蠟。我看你趁早留着那硫安過年再使喚吧。真是，什麼節氣喂硫安都不懂。

蘭：我懂啊，現在喂硫安還好使喚哪，管怎麼喂也能比不喂

強。

趙：強是強點，你早幹什麼來？早喂是不是比現在喂更強。

蘭：早也喂啦！

趙：那怎麼還喂？

蘭：早我也不知道能趕不上她，現在這不看出來啦，我再喂點讓它快點長。

趙：（忽然想起）噢！是這麼回事，你趕不上人家啦，我說你怎麼這麼積極。

蘭：不積極怎麼辦？管什麼時候上，不落後就得。

趙：落後就落後唄，現在喂也不頂事啦，你忘啦，你那時說的，（學桂蘭）我會計劃，地裡喂雞糞、豬糞，保證秋天多打糧，現在怎麼熊啦？那股勁那去啦！

蘭：去你的！

趙：你還不虛心。

蘭：你怎麼怎知我不虛心，你淨胡說，你說吧，你說吧我不上啦！（把桶放下）人家幹點活你來打攪，我去告訴俺姐姐去。

趙：你快回來上你的糞吧。

蘭：不嗎，我偏去，我偏去！（跑下）

趙：去你就去（隨下又遇見貨郎，忽然想起了一個辦法），
噯！他又來啦，好！我熊熊他！（拿起桶子去喂硫安）
（于挑担子上）

于：老趙，你怎麼現在還喂硫安？可太積極啦。你早幹什麼來，這都快好立秋你才想上糞。

趙：我早也沒閒空，我們的地早侍弄好啦，這不是我的地呀

。

于：誰的？

趙：老劉家的。

于：我看着也像老劉家的嗎！他們家地是在官道邊上嘛！

趙：你淨隨之我溜，你也不是這村的人，怎麼會知道啦。

于：他們家的地怎麼這麼『前』，叫你給喂硫安，他們的人呢？

趙：你忘啦嗎？春天『前』她們倆不是訂計劃比賽嗎，你不也在那，這時候劉桂英的地趕不上她妹妹啦。

于：（搶說）那塊是劉桂蘭的地？

趙：那塊你還不知道？你不是認識老劉家的地嗎？

于：你想想我也不是莊稼人，又不是這個村子住，我怎麼會知道啦。

趙：你看（向一邊一指），這就是她的地，那面那塊就是桂蘭的，那長的多好哇，眼瞅子這她就輸啦！

于：啊……輸啦就叫你來給上硫安哪。

趙：那怎麼辦，他怕落後多丟臉。

于：我說老趙，這人家倆比賽你跟之使甚麼勁，難看就難看唄。（轉快板）叫老趙，你太胡鬧，不當模範就拉倒，何必現上轎來現包腳！

趙：（快板），叫老子，你不知底，你來看看這兩塊地，一塊好來一塊壞，誰要落後誰不急？

于：（快板）趙大哥，你別急，現上糞來不得利，你趁早鬆了這口氣！

（白）你別急（瞧不起的），我早算計劉桂英不能贏嘛！在春天她說那些話我看之就不太對，好壞不在買布那麼幾個錢上。

趙：誰讓她那時硬『疆』，連你的話都不信。

于：硬『癮』還不怨你呀，你去叫人家買硫安，要不叫你去，誰個也不能想比賽。

趙：我去不買硫安，她們也不能『你的粉和布哇！落後該比賽什麼事？越比賽幹活越能好，要不莊稼長的這麼好？比賽好，就是落後啦可就難看。

于：有比賽就有落後的，看這地多上了硫安也沒強多少，你別看我不會種莊稼，我可懂點，你上多少硫安，活幹不好白搭！

趙：白搭？硫安是莊稼的『救命丹』，沒有硫安莊稼就長不好！

于：『救命丹』怎麼莊稼還長不好？這不怨你怨誰！桂英落後就怨你給『防』的！

趙：你淨胡扯，她落後該我什麼事（走到一角蹲下抽煙），我買硫安可不能說不對。

于：那你說怎麼回事？

趙：你問我，我也不知道。

于：（見趙不高興，自己心內很高興）還能沒有點道理啦（趙不語），你別窩火呀！

（唱一曲）老子我心裡好歡喜，喜的是桂蘭有出息，

這莊稼長的一般齊，桂蘭一定能得第一。

我得讓他們早點比，比完了我要送點禮，

找出這塊大花布，給她拿去做新衣。

左思右想暗核計，桂蘭一定能得去，

不如我換塊新綢布，讓他喜上加喜。

（白）對！反正模範是她的啦，我就換塊大的給她，再不用等秋天比啦，早比完桂蘭早得着東西。（把

布放在箱子裡，去找趙）

于：趙大哥，我看咱現在也沒有什麼事，讓他倆現在就來比得啦，比完啦就『利索』啦，反正現在莊稼也長起來啦，誰好誰壞都能看清楚！

趙：行啦，什麼時候比都行。

于：那就現在比得啦，我應許要送的那塊布都帶來啦，比完啦就給他們（把布拿給趙看），你看這塊布多好，誰要當模範誰就『斗』（美）起來啦。

趙：（見布是換了塊好的）你應許那塊是這塊嗎？

于：怎麼不是？

趙：我看怎麼不像？這塊比你春天應許那塊怎麼好像大些，也比那塊新鮮。

于：你記錯啦吧。

趙：我一點也沒記錯，它就不是這塊布嘛！

于：（見趙問的很緊，即變了口氣）不是這塊嗎？

趙：不是！

于：（想了一下）噢！我想起來啦，你說那塊是叫我賣啦，

趙：（疑問的）賣啦？

于：嗯，對啦叫我賣啦（緩和的），拿這塊不一樣嗎。咱趕快去找她們來比吧！（把布放箱子裡）

趙：真賣啦？你一定拿這塊啊！

于：嗯！

〔媽刨地豆回來上〕

媽：你倆什麼時候來的？怎不到家站。

趙：你上那來，姑姑！

媽：上菜地起『地豆』去啦，你倆在這幹什麼？